

南京的味道

叶兆言

现实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常看的一本书是《中国古代名菜》,中国食品出版社出版,书很厚,差不多六百页,四十三万字,从先秦以来的古籍中选了八百多种菜肴配方以及制作方法。一个写小说的人看这书有些滑稽,也说不清为什么,反正就是看了,仿佛欣赏明清小品文,很认真很投入,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口水直流。非常好的精神享受,恰如古人说的那种“闻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则阖门而大嚼”。

印象中,最早把吃上升到艺术高度的是孙中山。他老人家的意思很直白,“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因此“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美术就是艺术,孙国父还认为,在他从事革命的年代,我们这个大中华事事落后欧美,唯有饮食一道之进步,始终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说老实话,我的美食知识都来源于书本,偶尔聊几句,无非纸上谈兵,玩空城计,卖弄别人知道或不知道的闲话。有一段时候,喜欢收集各种菜谱,喜欢把玩名家的美食掌故。对我来说,吃更多的是意淫,躺在床上便能运筹帷幄吃遍天下。一个人动辄谈吃非常没出息,说一个人会吃,是美食家,是老饕,是吃货,其实就是馋嘴。嘴馋不值得夸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贫困人之大恶,好吃不是大错,贪口食享受是人的本能,但是必须想明白,这毕竟是小道,算不上多大文化。

说中国人会吃,可以是表扬,可以是挖苦。美食书籍看多了也有好处,阅万卷书冒充行万里路,有比较就会有鉴别,就敢胡说道。我甚至产生过这样的幻觉,如果自己不去写小说,真有机会身体力行,很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厨子。幻觉往往骗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个好厨子不是谁想就能担当。美食知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丰富的,精神世界也是,美食家的夸夸其谈,十有八九靠不住,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口味和感觉有很大差异,能把这些关系处理好的厨子必须是一等高人。

饮食文化的一个特点,说起来都免不了怀旧,免不了浓郁的家乡情结。美食更多的是自恋,是对曾经的熟悉追寻,是想吃又没吃到的遗憾弥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某地食物最好吃这类鬼话,向来都是骗人,走千走万吃东吃西,吃到最后,还是家乡食物最美好。

餐桌上的另外一种情绪是猎奇,是想尝试没吃过的好东西。很显然,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品尝当地美食最直截了当。很多外地朋友来南京,喜欢问此地有什么好吃的,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菜肴是什么。有时候,甚至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南京人,不识金陵真面目,也会陷入迷惘,也会忍不住这么提问。

学问学问,是学会问。南京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揣着怀旧带点猎奇,答案已经不远。

相隔多年之后,我在洛杉矶再次相遇意大利电影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先生;现年73岁坐着轮椅的他思路依旧清晰,见到我就很亲切地喊我的英文名字“Lisa”,并关切我最近的工作和身体状况。此次,贝托鲁奇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了一次难得可贵的电影讲座。讲座前,学会放映了他的最新作品《我和你》。

中国观众是通过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知道贝托鲁奇的;此片内容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交叉倒叙他三岁登基和母亲去世的传奇故事。《末代皇帝》虽然是中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合拍片,却是第一部正式进入中国故宫拍摄的电影。全片以英文为对白,其中严谨的剧本和镜头运用十足考验了当时年轻演员陈冲和尊龙的演技。尊龙也因刻画末代皇帝,获得了1987年金球奖最佳男主角提名,惜败给英国演员爱德华·伍德华德。陈冲未得到金球或是奥

再遇贝托鲁奇,追忆《末代皇帝》

卢燕

斯卡提名,但她本人表示贝托鲁奇对她在表演艺术上有很大启发和影响。

在欧美电影界盛传一句话:“贝托鲁奇是一个不轻易让人开心的导演”;他的电影往往让人产生怀旧和郁郁寡欢的情绪,叙事方式出入化,故事折射出各种社会内容和尖锐复杂的百态人生,其中人物也往往有细腻的内内心世界和充满暗喻的眼神或者动作。作为一个与贝托鲁奇合作过的演员,我亲身体会到,演他的戏是对演员自身和专业修养的高密度挑战。尊龙和陈冲分别对溥仪和婉容的演绎,至今仍然让全世界观众感动,也是无法用拍摄时代和获奖与否来定义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的好莱坞,中国演员没有什么立足之地,各大奖项

组委会的评委们无法从文化上解构中国演员特有的表演艺术。再加上影片发行商对中国演员的公关宣传也很有限,缺乏幕后采访或是对角色的报道,导致业界缺乏对演员们的了解。

1987年,贝托鲁奇在中国完成《末代皇帝》的拍摄,他就告诉剧组他和中国有一段爱情故事,他说他“感受到中国在开放,非常神奇也非常令人感动。”时隔27年,他对中国的爱依旧存在,看似平静,却在我心中产生了阵阵涟漪。再遇贝托鲁奇,让我有一个设想,如果《末代皇帝》是近几年拍摄的影片,那么其中中国演员在国际影坛引起的轰动会比26年前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影视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美国主流媒体《综艺》

和《好莱坞报道》时不时会刊登铺天盖地的对中美合拍片的解析,对中国电影人走出国门的报道和国际影坛对中国演员的重视。撇开一些影视产业界关于票房分成和合拍片限制不谈,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中美影视文化的融合:纽约中美电影节、中国TCL购买好莱坞剧院冠名权、《变形金刚》成为中美合拍片。在前不久刚结束的美国电影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电影发行商和制片人们纷纷表示,“我们要感谢的是现在的大好时光,没有国际影坛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就没有那么多大门为我们敞开;我们立足国内,但也要走出去。”年轻的一代演员和影视艺术家们赶上的是一个当初尊龙、陈冲和其他老一辈演员们未曾拥有的时代,像贝托鲁奇这样的导演可能很难有人企及,但我相信,好时代下,中国新一代演员们能够再现《末代皇帝》在国际影坛上的辉煌。

发自好莱坞

送别匡复先生

桂乾元

不久前,笔者亦师亦友的德语同仁余匡复教授突发脑溢血不幸谢世。去年底,他还和我一起参加上海外教社为商讨出版他撰写的修订版《德国文学史》有关事宜而设的午餐,席间他一如既往,谈笑风生,说到他去年应德国某高端研究会之邀,去柏林参加戏剧学术研讨会的经历和盛况时,更是眉飞色舞,恍若童孩。我们还打趣地调侃他:“这次洋款旅游收获真是不小啊!”想不到,此席竟是与先生的诀别。

匡复先生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专业,毕生从事德语教学和德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德语文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兴趣广泛,涉猎极多,对戏剧也颇有研究,尤其是对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研究可谓精深。对德国

音乐,他也造诣非凡,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评介入木三分。他还喜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名胜古迹。在德国进修和访学期间,更是只身前往土耳其、埃及等“冷僻之地”,既拍照留念,又为国内报刊撰文,还亲历同声传译,翻译出版戏剧论著。难得的多面学者!

先生出身杭州书香门第,生性耿直,能言善讲,所以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祸从口出”:在北大读书期间,他成了“内控右派”,离戴帽仅一步之遥。“文革”中,他当然不能幸免,长期被关押审查,被打成维护“封资修”的“小爬虫”。在人际交往中,他也因率直好说和自信过人的强烈个性,备受误会和争议。十年浩劫后,他重获解放,学术生命豪迈奔放。他先后撰写了《德国文学史》《当代

邪气盛则实

王莉

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黄帝内经素问·通评虚实论》

中医看来,病证无非虚实两种,而虚实真谛是:“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实与正邪相关。邪气侵袭人体为实证,精气竭夺为虚证。

邪气指伤害人体的各种内外因素,包括风寒暑湿等外来之邪,喜怒忧思等情绪过度,各种原因引起的食滞、瘀血、痰湿等,以及意外伤害。而正虚可分为阴精不足和阳气亏虚,或二者兼具。造成虚证的原因无外先天不足、后天过用以及疾病消耗。

实邪本身可造成正虚,正气亏虚又容易受到邪气侵犯,二者永远处于互相斗争的过程中,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与邪实正虚相对应的治疗原则是“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对于实邪,要用攻邪的方法,比如发汗、攻下、清热、泻火、化痰、活血等;对于正虚,则要针对气虚血虚的虚弱,采用不同的补益方法。而攻邪与补虚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邪气去除,有利于恢复正气;正气恢复,也有助于驱除邪气。

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努力做到尽可能地规避邪气,同时尽量少地消耗精气,以最大程度地预防邪实和正虚的发生。

夜光杯

我生长在赣南山区一个客家聚居的村子里,虽然离开那里已经几十年了,但封闭年代那些往事,还历历在目,最深刻的印象,是山里人嫁女儿的情景。新娘出门时,全村人排队把花轿送到村口。这时唯独新娘的父母闷闷不乐,有时还偷偷地抹眼泪。是啊,在身边贴心贴肺的“小棉袄”一旦离开了,哪有不伤心难过的呢!

我最近也经历了一次这样“抹眼泪”的感受,但不是“嫁女儿”,而是“嫁书”,把我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家乡的那一时刻的感情波澜。

年初,我给我的家乡——江西定南县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说全国都在支援老区建设,我离开家乡几十年,身无长物,有一批图书和字画准备捐给家乡。县长接到信后,很快便派了县文化局长带两个干部一起到北京办理图书字画的交接运送事宜。他们来到我家,问:“准备把哪些书捐给家乡?”我说:“全部”。我说“全部”是真诚的,因为我同家人和子女们商量过了。人的自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我提前将这些图书、字画找个好归宿。家乡人很支持,因而我便向家乡发了那封信。一旦家乡来人运书,我心里又难过起来,因为这些书不仅是我几十年的“积蓄”,更是我长期的伙伴。这些书伴我度过了绵长的岁月。

我这次无偿捐赠的图书,有我保存的中外名家的文集,如郑振铎、俞平伯、巴金、冰心、沈从文、周扬、张光年、冯牧等老作家的全集或文集;也有文学界的师友如王蒙、朱寨、袁鹰、李瑛、高占祥、韦其麟、蒋子龙、晓雪、谭霁生等赠送的文集著作;有外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的文集,还有一些外国政要如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美国名人陈香梅等,以及美国作家、泰国

捐书记

廖俊杰

作家的签名赠书,有我历届茅盾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家如陈忠实、凌力等的签名赠书。在我的藏书中,还有一些是我多年来从王府井旧书摊里“淘宝”淘出来的难见的版本……这些书陪伴我几十年,一旦要离我而远行,实在难舍啊!

我知道我的家乡是会善待这些图书的。我于1993年和2003年曾两次为家乡捐书。捐了多少,我当时没有统计,据后来县里公布的数字,是二万七千多册(包括杂志)。县里将这些图书集中到县图书馆,辟了几间大房子,用樟木书柜存放这些图书。凡作家赠书都进专门书柜,附有编目,这成了我们小小县里的一道风景,凡有人来参观访问,都会被带去参观。著名作家陈世旭在参观了 this 藏书库之后,

夕照双桥

(油画)

熊建奇

有位朋友专门教我“健康三字经”,即:“清晨起,莫慌忙,床边坐,别着急,温开水,喝半杯……”可我是散淡、慵懒之人,体质差,又不注意锻炼,加上长期做文字工作,兴致一来,颠倒星辰“开夜车”,时时体验“一夜不睡,十夜不醒”的滋味……可反过来,我从读书、写作中得到无穷乐趣,无法用文字语言表述的。如果说要养生,我更在意要养心。

现在讲健康、养生的书籍、音像、影视、网站多如牛毛,一般我不会过多地花时间去关心、注目、议论,按我人生经验,是顺其自然、自然其顺,硬性规定做什么、吃什么、讲什么、行什么,有点违背“天道”,倘若真有健康秘诀,我看这个秘诀主要在心境,即心宽能容,心静则安,心诚得平,心顺则解。

其实我内心所想、内心所梦,是我心中的诗歌、文学。可能职业养成习惯,我还喜欢哲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它们让我领会这个世界、自己人生,而诗歌、文学插上想象的翅膀,让我飞越很远很远,可惜我不能成为哲学家,包括文学家,只能按现状作点弥补、补阙向往,也由此确立一种人生态度:持浓烈人生哲学,自然可敬,而执恬淡生活观者,亦当可佩,因为如此之

健康三字经

管志华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人只有到了生命尽头,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地位、身份、金钱、美貌等等,一切都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一生做了什么,尤其在仁心的天平上,你是否加过砝码,抑或是否减去分量?面对艰难困苦,有三种人:其一习惯于忧虑,又极其苛求;其二整天杞人忧天,一颗心悬在半空,不是挂在这里,便是念着那里;其三害着急性的烦恼,陷入操心困惑之中。想想自己:我是哪种人?

健康莫过于在于保持和养成乐观、愉快的心情。品读“健康三字经”之余,我突然想到补充,人退休后,要善于适应环境,与时俱进,千变万化不要多发牢骚,“好汉不提当年勇”。从头学起,陶冶性情,增添生活趣味;要乐于与别人交往,与高人学者,即便平头百姓,善于与他们打交道,当一件事已成定局,无法改变,那么就由此罢休,而莫过于执着、苛求;经常学点幽默,用幽默的语言使他人和自己的精神愉快……